

爱读书的二弟

■ 张朝林

安康当地有个民俗叫“抓岁岁”，小孩子满周岁时，抓住大人给摆的东西，将来长大从事的行业就跟抓的东西有关。二弟周岁的时候，父母将他放在簸箩中间抓岁岁，簸箩周围放置着放牛鞭子、各色食品、钢笔、书本等，二弟抓住一本本书，紧紧抱在怀里不放，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连连称赞说二弟将来有出息。

二弟是个“野小子”，从小就是一个好动的家伙。那年冬天的一天，母亲要去修“大寨田”挣工分，把照顾二弟的任务交给我和大妹子。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冬天，纸糊的窗子被风吹得到处是窟窿，在冽风里唱着刺耳的歌。活泼好动的二弟冻得哇哇乱叫，我和大妹子用玉米芯子在火盆里笼火，玉米芯子一直不得燃，冒着青烟。我和大妹子对着火盆，你一口我一口地吹，吹得我们成了个“灰人”，最终玉米芯子还算争气，燃了。乐得二弟坐在床边哈哈大笑，不停地拍着小手。不料这一拍，二弟从床沿上

跌下来，脸扑在火盆里，我吓得弹了起来，赶紧把二弟提起来，大妹子吓得愣在那里。

二弟撕心裂肺地哭，一个火星还在他脸上粘着，大妹子急忙把那火星用手打下来，二弟的小脸蛋烧出一个大火泡，疼得一直哭，任凭我们怎样哄也不住嘴。我们知道大事不好，母亲一定会用竹尺打我们。

我们错了认罚，在院门前的杏树下母亲用竹尺教育我们。我说责任在我，不怪大妹子，我愿一人受罚。母亲就用三比一的打法惩罚我们。在那个北风呼呼的黄昏，我的手掌被打红，咬着牙没哭。大妹子哭了，哭声随冷风飘得很远很远，格外凄惨。大婆来劝母亲，母亲不听劝；父亲来吼母亲，母亲不理。我给母亲跪下请求饶了大妹子，母亲不干。哭声被算命先生张南海听到了，他问明情况，一招一算，对母亲说，孩子破相好，将来是个读书、享福的料。母亲这才住了手。

二弟聪明，学习好，爱读书。上学前，看到谁拿小人书，无论是大人小孩，他就去

夺，夺不来就坐在地上哭，母亲只有给人家说好话，讨了小人书让他过过瘾。

上小学三年级时二弟就开始看“大书”了，什么《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都看，甚至偷偷地看过《红楼梦》，没少挨过母亲的竹尺。为了躲避母亲，他常常躲在树洞里、草丛中看书。有一次躲在楼顶上看书被母亲抓住了，母亲让他跪在院坝中间，让他撅起屁股来。母亲啪啪地打，二弟嚎啕大哭，却没有眼泪。母亲似乎看出破绽，褪下二弟的裤子一看，原来二弟屁股上有设备，原来他把一个破瓷盆插成屁股状，扣在上面。母亲扒下破瓷盆，一阵乱打，这才有了二弟痛苦的大叫。

为了看书，二弟东躲西藏，巧妙隐蔽，借光看书。一次，他躲在稻草垛子里，只掏出一个看书的空间，用薄薄的稻草掩盖着，借助从缝隙透来的光看书。到了吃饭的时候不见二弟，母亲满村子喊。谁知二弟看书睡着了，听到母亲的喊声，一个猛子钻出来，跑回了家。

我家门前有棵老杏树，收了果子后杏树的叶子还是密匝匝、黑洞洞的。一次二弟爬上杏树，在浓叶子里看《隋唐演义》，看到高兴之处，忘记了这是在树上，手舞足蹈起来。一下子从杏树上跌了下来，摔掉了一颗牙，胳膊骨折了，躺在杏树下哭。在梁上干活的母亲知道了，丢下农具就往回赶，看着摔坏胳膊的二弟，又气又恨又心疼，背起二弟就走，穿过了两道沟，翻越了三道梁给二弟看胳膊。

回到家里，母亲要烧二弟的“闲书”。少言寡语的父亲过来了，父亲知书达理，是村子里德高望重的“民办教师”。他说，孩子看书是好事，是书都有七分香，不用躲着看书。刚才还疼得一副“苦瓜脸”的二弟马上笑了。

如今，在水利部门工作的二弟，依然喜欢看书，他的案头除了水利方面的专业书外，就是古今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哲学等方面的书，书要伴随二弟一生的。

20年前，我经历高考，熬过焦心等待的日子，等到终于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们全家都高兴到不能自己。

只是高兴不久，父母的眉头又紧锁起来。其中原因，身为家里一份子的我自然心知肚明。这些年，父亲一直在离家很远的水泥厂上班，终日奔波，每天风吹日晒，月工资也难以上下；母亲没有工作，整天田间忙碌。哥哥虽然在打工，却因为文凭不高，干得都是体力活，薪水并不高，而且出门在外，开支也大，能拿回家的钱实在寥寥。

怎么办？我能上这个学吗？还是要和哥哥一样放弃学业出门打工？那几天的日子，我居然感觉比没收到通知书时还要难熬，我不确定父母的决定，只能每天战战兢兢观察着他们的表情变化。终于有一天，当我又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时候，我听到了隔壁屋里父母的谈话。首先是父亲压着声音在说话，父亲说：“我已经联系好了，每天下班回来再去附近的一个人鱼池上帮着干活，几个小时也有几十块钱，好歹还有两个月时间，多少能多攒一点。”母亲说：“要是能那样，真是再好不过。以前由着儿子选择放弃读书，已经感觉太亏欠他了，这会儿要是再不让女儿上学，我们这辈子就把两个孩子都亏欠了。”父亲说：“放心，有我呢。我会想办法的，只是我要是去鱼池上帮忙，这家里家外的，你就要多受累了。”母亲说：“这你不用担心，还有，儿子说了，他也会想办法，全家人齐上劲，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听着那一席话，心中的大石一下子卸下来了，不由自主地便睡熟过去。等到第二天醒来，父母已经出去忙了，寂静的早晨，一个人的世界，我突然思绪繁多，想到全家人一起使劲为我奔忙，我又怎能就这样静静地等待？我飞速起床，做着我力所能及的一切家务，晚饭的时候我告诉父母，我也要打工凑学费。

不顾母亲的阻拦，隔天我就出了门，去镇上的一些店铺挨着询问要不要暑期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在一家超市找到了工作。超市老板说，夏天生意淡，店里人手也够，但他很愿意为我提供机会。听他这么说，我一下子笑了。

那个夏天，天特别热，我也体味到前所未有的累，但却感觉特别幸福。那种被全家爱着的感觉，那种为自己的理想拼搏的韧劲，还有父母脸上洋溢的微笑，许多年后，都是我勇往直前的动力。而那一年的学费，更像极了一道光，照亮了我整个人生要走的路。

管洪芬

那年，全家人为我攒学费

等待花开

■ 尹成荣

是不结蕾。我便失望，不再管它，由它自生自灭，因为失去信心。过了好久，我已经淡忘了菊花的存在。有一天老妈打电话问我菊花开没，我才想起菊花，赶紧跑到另一个房间去看。因为它总不开花，我便把它搬到孩子等着。

我看菊花叶子已经枯萎，花土板结，有些不好意思对老妈说，因为菊花不开花，我懒得管它，现在菊花都干巴死了。老妈说，不碍事，你再浇些水，施点肥试试，或许还

能缓过来，菊花没有那么娇气，很好伺弄的。我对老妈的话半信半疑，便想死马当活马医，给菊花重新浇了水，上了一点肥料。过了几天，菊花真的活过来了，甚至还萌发了新芽。只是仍没有结花苞，我再一次对它失去信心，心想，开花要它何用，等有时间就扔了。于是自此以后不再管它。

星期天，孩子突然惊喜地叫我：“妈妈快来看，菊花打骨朵了！”我很意外，赶紧跑去一看，在菊花的最上面，真的萌出几

个小小花蕾，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叶子。花蕾紧缩着，可怜兮兮的，仿佛向我诉说被冷落的委屈。我把菊花像宝贝一样捧到我的房间窗台上，浇点水，有了花蕾，我得好好伺候它。从此，每天我都看看菊花，把它移向阳光充足的地方，浇水、松土，关怀备至。菊花经历过两次冷落的劫难，也没有辜负我的希望，花蕾越来越多，慢慢绽开娇黄的花朵，像一个个小太阳，给房间增添了无限生机。

看着娇艳的菊花，我不免为自己之前的做法深感愧疚。以前看菊花不开，便不再理睬，没有耐心去等待花开。正如某些人，做事没有耐心，急功近利，只想一步登天，盼望辉煌成果。可付出哪来的收获？正如侍弄菊花，如果我再多一份耐心，多一份精心侍弄，不就可以早些看到花开吗？

“送医上门，服务到家”

通讯员 李坤利

病住院不交费，村医徐升国对他也是照顾有加，经常帮着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还上门给他测血压、血糖，检查身体。张代生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又不认识字，每次从医院开回来的药，徐升国就用粗粗的记号笔给他在药瓶上标记好，千叮咛万嘱咐他一定要按时服药，过年就来看他。张代生感慨道，“要不是国家政策好，我哪

能活到今天！”自汉阴县城关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以来，成立5组责任医师服务团队，每组团队由责任医生、公卫人员、护士和村医组成，本着自愿就近的原则，该镇中心卫生院采取集中和上门签约，奔赴各村设点，为其免费提供14类55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目前，该院已与辖区1438户3459名贫困户户成员全部签订服务协议，特别对其中899名因病致贫家庭成员经常上门开展政策宣传、健康体检、用药指导，为贫困群众的健康提供保障。

能活到今天！”

金川镇为21名农民工讨回22万元工资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昌绪 廖文彬）近日，宁陕县金川镇21名农民工在镇司法所的帮助下，成功讨回了被拖欠一年之久的22万元工资。

“我们都是在沙场干活的民工，近一年多讨要多次，连有效证据都没有，2个多月的工钱一直拿不到手，要不是庞所长跑前跑后为我们收集证据并要回了工资，这笔钱怎么也拿不到手。”拿到工钱后，一名工人激动地说道。

该事件涉及人数众多、矛盾成因复杂、

社会影响较大，所有农民工只有手记账，均无欠薪方认可的凭证，且沙场老板之间矛盾交织，导致工人工资无法兑现。今年7月宁陕县开展根治欠薪夏季行动以来，该镇高度重视，按照“三查两清零”的工作要求，在排查出该起欠薪矛盾后，立即将该起欠薪矛盾作为化解清零对象，在行业主管部门的协助下，成立了由镇司法所牵头其他站所和村干部配合的工作组。通过近半个月的协商，最终将该起欠薪矛盾及时化解。



当下正值烤烟收获季，石泉县熨斗镇麦坪村村民忙得不亦乐乎，在家闲赋的劳动力齐出动，到众乐专业合作社务工挣钱，增加收入。

熊彬彬 摄

安康电大招生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院（原安康电大）2019秋国家开放大学、奥鹏远程教育、西安交通大学网络教育、陕西师大网络教育、成人高考函授教育开始招生了。专、本科专业齐全，满足各类成人学历提升需求。

报名地点：安康职业技术学院行政楼继续教育与培训学院 408、416室

联系电话：8177538, 8177532;

13509155780, 18991518512

联系人：罗老师 付老师

公 告

安康市秦园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我行与你公司于2018年10月11日签订的编号为陕农信[20170201]借字[2018]第00782638号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我行已按约向你公司发放贷款600万元，到期时间为2019年10月10日，现借款余额600万元。因你公司未按照陕农信[20170201]借字[2018]第00782638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按期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现已形成违约。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现我行宣布合同项下发放的600万元借款提前到期（到期日为《安康日报》刊登本公告之日起次日）。请你公司及连带责任保证人：安康市秦园食用菌科技有限公司、吴伟生、庄昌敏在五个工作日内立即偿还我行贷款600万元及利息。否则，我行将依法主张权利。特此公告。

陕西汉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1日

(上接一版)

与市场对接，职业教育可以做的事很多，而且还很紧迫

在校内的美食展览馆，墙上的名师照片、简介和一张张学生获奖证书复印件引起了记者注意。这里陈列着近几年来，该校刘康盟、刘家硕等38人、龙万波、张贵等30名学生在省、市技能大赛中分获前三名的证书。放在最显眼地方的大型萝卜雕刻作品也是由学生独立完成的。该校正以这种方式将主打的烹饪专业与汉阴“陕菜之乡”的美誉紧密结合，而把汉阴美食发扬光大的重任，也将落在这些烹饪专业的师生肩上。

不止是这些获奖的精英毕业生，记者还得知，今年的6月24日，在该校历史上，还发生了一件有可能会被记入学史发展史的事：由3名该校学生联合经营的“独家记忆”小餐馆就在离学校几条街的位置正式开业。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学校投资装修并出租租赁2年后，再从学生中挑选合伙人来经营。

学校打算将此餐馆作为烹饪专业与市场完全接轨并实现摸索经营的研究室来打造。最终，邹家秋等3名刚刚毕业的学生每人入股2万元，接手这一餐馆，实现了当老板的愿望。

当天下午，记者一行来到位于汉阴城南祥和街的独家记忆餐馆。店面的4张桌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店内放着轻音乐，3个小伙子穿着统一的黄色短袖T恤，精干利落。“我是一直有开餐馆的想法，得知学校有这么好的政策，就找同学一起参与进来。如今，我们3个人各有分工，还请了一个收银员，每天早上卖早餐，中午、下午炒菜，生意还不错。开业一个月，实现了1.7万元的营业额，由于没有房租这些大笔成本开支，净收入将近一半。”刚满18岁的邹家秋喜滋滋地对记者说。

曾全程参与指导经营的汉阴县职业中心行政办老师史欣欣告诉记者，学校不是一切大包大揽，学生只进来炒菜就行了，而是锻炼学生经营管理、财务管理等都要自己操作，采取每人出资2万元的方式，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

她本人每周过来一次，帮助他们盘点、总结，慢慢地放手让学生自己做。“这几个孩子做的锅巴饭相当不错，欢迎大家来品尝。”她还热情地为记者一行推荐。

在该校，最津津乐道的是来自汉阴县城关镇三元村的胡家军同学。他2012年2月入学，2013年参加全省中职学生技能大赛获得电子产品装配与调试项目组三等奖，2014年9月考入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自动化控制专业。2017年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嵌入式系统开发项目国家级一等奖，毕业后被中国物理研究院第五电子研究所聘用，目前年薪15万元。他的经历，成为当前职业教育从中职到高职再到科研人员，这条直通渠道的最好例证。

从汉阴县职业教育的这些闪光点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职业教育赖以生存的正是培养学生的动手(实验)能力。他们就像种子，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茁壮生长。而当前，社会上缺少的恰恰不是土壤，而是培育种子，并把种子种下去的人。

要把职业教育纳入社会发展的整体来统筹，不走过场，不做表面文章

自2008年2月迁址新建汉阴县职教中心以来，该中心一直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县上把城南开发区最好的65亩地，给了职教中心，该拿出什么样的好成绩才能算是回报？

事实上，重压之下也有无奈。受制于整体的职业发展状况，各县职教中心都曾经过一段落寞的岁月。汉阴县职教中心主任王侠平告诉记者，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是在2016年，全校只有220个学生。而200多名学生，还是全校40多名老师跑遍全县141个村招来的！“各初中校长是很支持，让我们进班开展宣传，可是学生不愿来，家长不愿孩子来。”王侠平向记者如此形容招生环境的恶劣。

众所周知，来职业学校的孩子，往往都是考不上高中的学困生。直到今年，遇到政策红线——卡住40%的初中毕业生，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再图进一步发展。记者了解到，落实职普比4:6之后，2019年各县职教中心的高一新生将大幅增加。据汉阴县测算，预计将有1200人左右进入到该县职教中心就读，几乎与汉阴县职教中心2019年上半年的在校生数量相当。

如何把越来越多的学生培养成才，汉阴县似乎已经胸有成竹了。

而在记者看来，能把考不上高中或